

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陈雪峰

去看大海

◎汪西

4

看见牦牛江的一刹那,翁青傻了眼——荒芜的峡谷,广阔的浑水,静谧的浩荡里满溢着可怕的力量。尽管以前对牦牛江有过想象,但这一瞬间,他依然感受到想象力的贫乏。走在岸边险峻的羊肠路上,翁青觉得斜挎于肩的尼赛头人发的毛瑟手枪,总像在把人朝外侧拉。他把手枪换了肩,但脚底还是发麻,脑子里不停闪现自己失足坠江的画面。

峡谷里没有一丝风,空气中充斥着马粪和尘土味。日头晒着了路侧的仙人掌。只有鸟才能飞上去的高坡上,一丛丛杜鹃挂满了蒙着尘埃的黑果子。近百人马的驮子队在狭窄的山道上拉得很长,驮子里的山货在日头暴晒下散发出各种气味。

尼赛头人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,回头找到隔了十几人的翁青,喊道:“小子,看见了吗?离家越远,越会发现自己渺小。”

驮子们笑着附和。有人说小得像一棵草,也有人说小得像一粒沙。这时,紧跟在头人身后的扎西开口了,他说:“我可不那么觉得,天地越大,我也越大!”

他的话引起众人哄笑。尼赛头人也哈哈大笑。扎西是他最宠爱的二儿子,也是他的继承人,长翁青七八岁,高鼻梁,发卷曲,见谁都是笑模样,却透着并非刻意的威严。翁青听阿尼嘎说过,尼赛头人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是嗜拳派的转世朱古,早些年就去了安多草原的一座寺庙。

到牦牛江边的第一天,天气晴好。傍晚时,驮子队宿于一处空旷干燥的沙地。入夜,大家围着篝火烤肉喝酒。因为尼赛头人在场,驮子们不敢放肆,平日那些张口就来的荤段子,此时都不得不强摀在肚子里。

翁青悄悄问阿尼嘎:“头人不喜欢听笑话?”

阿尼嘎一瞪眼,“啥都跟咱一样,那还能叫头人?”

尼赛头人的心情很好,率先打破了沉闷。他指着扎西逗乐:“我这傻儿子成天乐呵呵的,我真希望有谁能叫他皱下眉头。”

一片哄笑声中,扎西端着酒碗站起来,大声回说:“是啊,我的父亲,尊贵的尼赛头人,我真没遇见什么需要皱眉头的事。倒是没见您怎么笑过,难道您是担心一咧开嘴,风就会像吹笛子般吹响您的牙齿?”

这回大家笑得更加开心了。尼赛头人也笑得合不拢嘴,他说:“我是老了,但您也不会一直年轻。等你接了我的位子,就会发现,这世上值得一位头人乐呵的事,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多。”

头人父子一交锋,驮子们也就闹腾开了。只有阿尼嘎显得情绪不高,不时把目光投向翁青。篝火映亮的一方天地里,一场笑宴持续到半夜。散场时,翁青正准备回帐篷,突然被打着松脂火把的扎西叫住。他笑眯眯地说:“翁青,大家都说你长得像你父亲,连走路的样子都像。”

翁青说:“可惜他死了。”晃动的火把光亮中,扎西的笑容僵住了。他讷讷地说:“是啊,真可惜!”

江风一夜没有消停,把帆布帐篷拍打得扑扑响。在同伴们起伏的呼噜声中,翁青心绪难平——真相来临的时候,它会带给自己什么呢?仇恨?勇气?灵魂的慰藉?生命的依托?

翁青的情绪落入低谷,觉得自己就是牦牛江边的一个孤魂,如同被风卷走的蒲公英,无路回家,也不必有家。夜幕黏稠的伤感罩住了他。他用毛毡捂住头,压着声哭了个痛快。

5

塔朗的罂粟花开了,美好的色彩占领了整个谷地。淡淡的花香散在拂面的暖风里,令人迷醉。轻风一停,连绵的嗡嗡声渐起,像是从地底冒出来的。那是无数在花间忙

碌的蜜蜂的声音。行进于紫、粉、白几色交杂的花间,骡马们甩着头把铃铛摇得脆响,一位驮子吼起高亢的山歌。扎西对翁青说:“你看,这花真是神奇,只这么闻闻,人和牲畜就都起了兴致。”

从牦牛江边的第一夜开始,扎西就有意亲近翁青。这让翁青感到不自在。毕竟,扎西是头人的儿子,是驮子队里的第二号人物。但他不承认,自己对扎西也越来越有了好感。

扎西又说:“塔朗是个种罂粟的好地方,气候土壤都适合,还没有衙门管着。”

西面一片开阔的草地尽头,几十座石房依山而建,门前三三两两站着些人。马队一进入草地,人们纷纷跑过来,夺过驮子手里的缰绳,把骡马牵到一排楔入草地的木桩子上拴好,卸下驮子和鞍辔。

一位身穿白绸衫,手戴玛瑙戒指,披着油亮长发的大汉把尼赛头人扶下马,亲热地拥抱着他。他身边跟着一位娇俏的少女,穿戴华贵,举止矜持。

阿尼嘎对翁青说:“那汉子是塔朗部落的首领拉木,我们的财神。边上是他女儿央金措。”

原来,尼赛头人带他们从硕曲河谷驮来的山货都要在这里换成鸦片,然后长途贩运到更为遥远的边境地区。头人的买卖其实并不复杂,最重要的是途中不被抢。

阿尼嘎说:“我们得在这住上一个多月,等换到货。”

翁青问:“我父亲的坟在哪里?”

阿尼嘎摇摇头,说:“没有坟。”翁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,待要再问,阿尼嘎却朝正在召集驮子们的尼赛头人努努嘴,走开了。尼赛头人站上一个捣麦的石臼,挥着马鞭大声说:“大家一路辛苦!老规矩,有家的回家,没家的听从阿尼嘎安排,各自好好歇息。”

翁青发现,驮子队里有十几个人被兴奋的妇孺牵着,朝着不同的石房子谈笑而去。

阿尼嘎拽拽翁青,“发啥呆?这些人都有两个家,硕曲一个,塔朗一个。”

翁青问道:“那您呢?”

他笑道:“我只有半个家,家里就我半条命。”

尼赛头人和扎西随拉木走向居中的大石房。那大石房高五层,用四方的花岗石砌成,门窗涂彩,屋顶四角立着白石,西北面倚墙的煨桑塔上插满了五色经幡。加上院子,大石房几乎占据了村落的一半,与周围毛石砌成的小石房相比,像座恢宏的寺庙。

翁青和无家可回的驮子们按阿尼嘎的吩咐,把货物行李搬进大石房北侧几间平房,还没安顿下来,拉木首领便差人送来面饼酒肉和热腾腾的酥油茶。用完餐,天色渐晚。看同伴们都在喝酒,翁青把手枪藏在毛毡被里出了门。刚一出来,就遇上了阿尼嘎。翁青问他不是等在等自己,他却只说屋里闷得慌,出来透透气。

他们顺着来时的路走向暮色。风停了,蜜蜂声也消失了,遍野的花铃收紧了薄薄的翼瓣静静垂立,像是努力要进入梦乡。

翁青问:“为什么我父亲没有坟?”

阿尼嘎望着渐渐隐入夜幕的远山,说:“尼赛头人说了,明天,由他亲自告诉你。”

翁青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咽回去了。他想,从硕曲河谷出发那天起,自己迈出去的每一步,都有可能踩在父亲曾经的脚印上,既然循着父亲的路到了终点,再等一夜又何妨?毕竟,真相是这世间最值得等待的东西。

当夜,他没睡好,做了许多破碎离奇的梦。

第二天太阳一出山,山坡上的灌木林里已是鸟声一片。尼赛头人差人领着进入拉木首领的大石房,爬了几道木梯上到天台。天台上,尼赛头人、阿尼嘎和扎西站在半人高的女儿墙边,面朝初阳下的罂粟地。

看见翁青上来,尼赛头人招

手,“小子,过来。”

翁青站到他身边。他指着地里说:“看啊,塔朗真是个好眼福的地方,不像硕曲。”

翁青顺着他的视线一看,每一块地里,都有七八个忙碌的女人。他知道她们割开成熟的果实,切口里流出的浆汁凝结以后,便是熬制鸦片的原料。她们衣着艳薄,身姿曼妙,笑语轻歌不断,隔着老远,也能感受到她们泼洒在花间晨光中的愉悦与暧昧。

阿尼嘎接过话茬儿:“塔朗气候温润,又是女人当家的地方,自然与硕曲河谷有所不同。”

“女人当家?”翁青很诧异。他这才想起来,一路上也听驮子们说过些类似的话,但压根儿没在意。

阿尼嘎说:“是啊,你才知道吗?要是顺着牦牛江再走下去,说不定还能见识到更有趣的事呢!”

翁青问:“拉木首领是男人,他就不当着塔朗的家吗?”

阿尼嘎把目光转向尼赛头人。头人一把揽住翁青的肩说:“拉木是塔朗部落历史上的第一任男首领。在他之前的首领是他母亲益西措,再往前又是他外婆,我们以前走驮子,都是和她们打交道呢!本来,塔朗的首领应该是他姐姐次仁措。次仁措是益西措的独女,可是方圆最美的一朵花呢!”

头人话锋一转,“自从你父亲多登拐走这朵花,三年后,益西措去世,拉木得以接任塔朗首领之位。”

翁青大吃一惊,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狂跳,转头看扎西,扎西皱着眉头从来不会皱的眉头不说话。再看向阿尼嘎,阿尼嘎面无表情地点点头,说:“是的,头人说的都是实话。当年,我们渡过牦牛江,都追到了汉族地方,还是没找到他们。无奈之下,回去只能骗你们娘儿俩,说你父亲得疟疾死了。”

尼赛头人接过话头:“这些年,无论走到哪里,我们都在打听他,但他就像被太阳晒干的露珠,踪影全无。有人说他们加入了过路的红汉人军队,也有人说他逃到拉萨,从那里去了尼泊尔。有时我甚至觉得他真是死了。”

尼赛头人还在讲,翁青的心越跳越急,没听清后面的话。

他望着远方的山影和浮云,祈祷佛祖保佑父亲。他想,无论父亲如今安身何处,成了什么样子,只要他还活着,就是自己此生最大的福报。奇怪的是,对于父亲遗弃母亲和自己的事实,他并没有一丝怨恨。

翁青跟着阿尼嘎从拉木首领的大石房出来时,尼赛头人和扎西并肩于天台俯瞰着他们。翁青摸别在腰后的银刀,他真想撒下阿尼嘎狂奔起来,在一块接一块的罂粟地里肆意地撒一回欢儿。

阿尼嘎打断了翁青的思绪。他说:“头人还有话给你。”

翁青盯着他的眼睛,“您至少可以在我母亲死后告诉我真相。”

阿尼嘎叹口气说:“我何尝不想早点卸下这个包袱?可是,一个谎撒久了,要改过来就会有诸多顾忌。头人也说不急着告诉你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你们这次不是在撒第二个谎。”

“我可以指天发誓。如果你还不信,可以去问同行的老驮子们。当然,如果你认识塔朗人,也可以问他们。”

“老驮子们要能告诉我,不会等到今天。”

“也不怪他们,头人打了招呼的。”

“这么说,我父亲应该还活着。”

“但愿吧。”

翁青拿出腰后的银刀,问:“这刀是怎么回事?”

阿尼嘎说:“他逃得仓促,落下了。”

“那当初你们给我母亲的几十块藏洋也是他落下的。”

阿尼嘎摇头说:“那是尼赛头人给你们们的。其实那一趟驮子,头人压根儿没赚着钱。你父亲拐走次仁措,让益西措首领大为光火,不肯跟我们交易。我们走了一趟空驮子。第二年,桑坡岭寺的主持堪布出面斡旋,尼赛头人赔上一笔钱,这交易才得以延续。”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

雪花

【第2531期】



心愿

◎刘乾能

她家住村东,他家在村西。小学在村西。每次放学,他都要悄悄跟在她后面,直到她走到自家门前,才返身离去。小学六年,天天如此。初中毕业,他和他进了县城的重点高中。每次暑假,他都要帮她把行李拿到村东,自己再返回村西。再后来,他和他同时考上了省城的农学院。他进了农林系,她进了畜牧兽医系。

四年学习,转眼过去。临近毕业,他约她到街头走走。七月的省城,高温如火。街道两侧,一排硕大的法国梧桐叶片如盖,留下一路阴凉。树荫下,他和她都没有说话。

请进去吃点东西吧。在写着“一面缘”店招的面馆前,他问她。她轻轻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一进面馆,顿感缕缕凉意。面馆不大,屋角的空调吹出一团团冷气。他为她点了一碗三鲜面,自己要了一碗泡椒牛肉面。作为“一面缘”的招牌面,他和她每次到这里,都只点这两样。

青花瓷碗里,面条雪白。汤汁浓郁。泡椒的酸辣,让他的味蕾瞬间爆发。他挑起一口送进嘴里,只觉得满口生津。正欲风卷残云,发现她只是用筷子轻轻搅动着碗里的面条。面条,在她面前的碗里打着圈。

“咋不吃呢?”他问。

“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她慢慢地抬起头来,对他说。

“啥事呀?搞得神神秘秘的。”

“毕业后,我想自己创业,开一家宠物医院。”

“这……”只说了一个字,他就闭了嘴。之前,他和他已经约定,毕业就一同回老家。

“我……”她欲言又止。

“你是不是觉得回乡下没出息,开宠物店才能挣大钱?”

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那说好的事,咋就不算数了呢?”

“我想……”

“你不用解释。我明白了,当初选择畜牧兽医专业,其实你就有了自己的打算呢。都怪我,还一直天真地计算着一起回家的日子呢。也好,你挣你的钱,我回我的村。”他明显生气了,放下手中的筷子,扫码付款,推开店门,冲进了炽烈的阳光里。

毕业后,他如愿考到了家乡的县农业局,成了一名事业编制的农技员。家乡山高坡陡,土地贫瘠,只能种点玉米黄豆。他的到来,让村民眼里有了希望。他把大学的老师请进山,化验土质,测算降雨量,走访农户。村民被他的真诚所打动,同意试种黄果柑。

三年后,果树成林,枝头缀满了黄果柑。更令人惊奇的是,那些色彩鲜艳的黄果柑,直到大雪纷飞,依然鲜活在枝头。他把这些拍成短视频放到网上,很快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“飘雪的甜蜜”,他给这取了个诗意的名字。满坡的黄果柑,成为助农增收的“金果果”。

实际上,这三年,他的朋友圈中,黄果柑成为了唯一的主题。购苗,栽种,讲课,培训,施肥,管护。每次发圈,他都只发三张图,要点一目了然。他发现,他发的内容,她都点赞,只是从不评论。他也在看她的朋友圈。她每次只发一张图,或猫或狗,然后是长长一段文字,从临床症状到病理分析,从诊断治疗到后期康复,记录得一清二楚。

又是一个丰收季。这年“五四”青年节,他受到团县委的表彰。参加颁奖仪式时,他发现她也在获奖之列。他在第一排的最左边,她在同一排的最右边。望向她的时候,她的目光也正投向他。四目相对,瞬间又各自别过头去。

“下面,为在我县畜牧兽医人才培训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吴映雪颁奖……”热烈的掌声中,她款款走上主席台,接过荣誉证书,深深地向台下鞠了一躬。“映雪”,好久没听人喊起这个名字了,他突然感觉鼻子有点酸。

在主持人的介绍中,他才知道,她为了把在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变为护航畜牧事业发展的真本领,将三年经营宠物医院的20万元收入全部捐献出来,专门设立了“医学奖”,用于扶持培养乡村兽医。他清楚,规模化的畜牧养殖,将是父老乡亲增收致富的又一渠道。

“今晚有空吗?想去‘一面缘’了。”颁奖结束时,他给她发了一条微信。

消息一出,他紧张地盯着手机屏幕,胸口像揣着一只兔子。“嘀嗒”,对话框上跳出一个“坏笑”的表情。紧接着,是一串短信铃声。他一看,是她的回复,“不见不散!”